

三游百丈漈

■高振千

小时候,只知道文成百丈漈发电站,经常听到大人们说起这个发电站很大很厉害,好像当时我们这一带点电灯用的电就是这个电站提供的,却一直不知道文成百丈漈模样。

第一次游百丈漈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暑假,那是单位组织的一次活动。十几个人乘坐一辆很破旧的小中巴,行进在弯弯曲曲的文成石子山路上,左转弯转甚是颠簸。七八岁的女儿大概还没坐过在盘山公路上开的车,受不了猛烈颠簸,开始晕车时,半途中说自己要下车了。

上午游览了刘基庙,下午才跌跌撞撞到达天顶湖,就在湖边堤坝边的一间饭馆吃午餐,大家直吃得汗流浹背,齐呼这天气真热,还集体租了快艇分组在天顶湖中转了一圈,好像湖水不是很满,那些树木葱茏的小岛露出了下面的黄泥土。接下来就是看百丈漈。

只记得下去的小山路有好长一段特别陡峭,脚下茂密树木遮蔽中的山涧深不见底。一步一步地挪下去,走得人胆战心惊、大汗淋漓,到了底下才松了一口气。不知是水不多,还是没仔细看,雄伟的一漈居然没有留下一点印象。只记得二漈打里面经过,看过去像个水帘洞……到了发电站那里,那中巴车已在等我们回家。

第二次游百丈漈是前年暑假,报告文学学会组织的。那时候,文成百丈漈广告已经铺天盖地,号称“中华第一高瀑”,游览的人络绎不绝。这回坐的是豪华大巴车,满满当当的一车人,平整的柏油路行驶得安安稳稳。只是路还不太宽,特别是拐弯处,两车擦肩时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慢下来,而且由于来往大巴车太多,有时还出现拥堵。

这次是从发电站那里出发,下面往上走。导游为了省时间,叫我们不要去一漈,二漈三漈走了,规定集

合时间差不多就回来。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建设,这景区已今非昔比。沿路的小道被塑造得曲径通幽,要从小山洞中、小碇埠上通过,那溪水十分清澈、丰盈。

没走多久,穿过掩映的树木,三漈就一览无遗地出现在眼前了。三漈不高,才10多米,比较宽,水势很大,白花花地从上面哗啦啦地泻下来,不知道有没有“百丈宽”。前面有个比较大的平台供人休憩,但是,大多数的人都只简单地留个影,不多做逗留,要急着去观赏二漈一漈。

还未接近二漈,远远地就可以看到,二漈与一漈连成一体犹如三折瀑,从天而降,在山凹中顺势而下,落在深潭中。二漈前面的观景平台,是大家与这壮观瀑布合影的最好角度。沿着山道缓缓上去,从西边高低不平的宽敞石坪过去,80多米高的二漈被分为两段。下段的水直冲深潭,轰隆隆地回响;仰望宽广的上段,气势磅礴,下方有一条高2.7米、深8米、长50余米的岩廊,如腰带一般缠在黑黝黝的峭壁上。

最刺激的是从岩廊中穿过,不知道这岩廊是天然还是人工开凿的。岩廊前面垂挂下来的瀑布,在山坳中旋风的作用下,形成翻转的雨雾直扑进来,外面红日当头,里面却像是下着大雨,始终湿漉漉的,凉气逼人。望出去,瀑布就是一幅巨大水帘,眼前是雨蒙蒙一片。顺着岩廊出来,再沿着小道登高,回首俯视人已显得非常渺小,绿色草木簇拥中的雪白瀑布,原来是粗粗细细、大大小小的水流交汇而成,晶莹剔透,煞是可爱。

我与同行的施正勋大哥,急匆匆地往一漈赶,哪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原来一漈并不远,沿着平缓的山路和溪水,很快就到了底下的观瀑亭。这里又是风又是雨,不是人久留的地方,否则你将被全身淋湿,汗毛倒竖。仰头望,蓝天白云下,

耸立的悬崖峭壁中间低凹处,垂落了一股股粗细不一的白练……

第三次游百丈漈就在前不久,一个时阴时雨时晴的冬日。从停车场过去就是百丈漈景区上方入口,石头山路有些湿滑,扶着石栏杆往下走过曲曲折折一段,就来到当年记忆最深刻的险峻通道。原来这通道就叫通天岭,从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缝隙中修筑,两旁杂草藤条丛生,前后都只有一线天。石阶不仅狭窄,还特别高陡,大家都紧握着铁栏杆、铁锁链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踏下去,下面的人走慢了,还不得不停下来等待通行,有不敢走的女同事要两手搭着前面男同事的肩膀才完成路程。也就是这段通天岭,让所有的人小腿肚都疼了好几天。

这次我要看个真切和明白。我就站在瀑布和水潭正前方,任凭风雨吹打,好好地体验给我的感觉。那顶上几股大小的流水,在极不平整、光滑的崖壁上不经心地跌落,碰到了嶙峋的石头,被分割成更多细流,潺潺而下,在潭里泛起涟漪。那些瀑布,在峡谷里的山风和水潭上面的旋风用力下,变成了飘飘洒洒的小雨。水的柔软和石头的坚硬在这里浑然一体,真是“滚滚银河千壑外,波翻赤壁万山颠;夏日云散漫山雪,冬季雷轰入地泉”。据介绍,百丈一漈,落差207米,誉称华夏第一瀑,三面绝壁擎天,嶙峋万仞,飞流如云端袭来,素练悬空,状如银河垂地。

二漈的源头风平浪静,没想到倾泻到百丈深潭却如此轰鸣。往下再走岩廊时,我没借用同事雨伞,瀑布卷进来的这点风雨算得了什么。我还停下来,呆呆地往外观察灰蒙蒙的雨雾和雨线。

不同年代,不同季节,不同游伴,三游百丈漈的心境各不相同,所带来的印象也各有侧重。

被禁锢的精灵

■陈耿

入秋以来,我在校园里陆陆续续拍了一些鸟的照片。认识了有着美丽翅膀的金翅雀,画了一白眼圈的绣眼,在操场觅虫的水鸟,还有,在柿子树上争食的白头鹎。它们时而盘旋在操场上空,时而驻足在校舍房檐,时而嬉戏鸣叫在树林间。当你漫步在校园的林荫小路,它们一会儿露出个脑袋好奇地瞧着你,一会儿窜回树林间不见了踪影,一会儿又从林间突兀地成群掠起,飘向远方——那真是一群自由的精灵!

小路边上的教室里,是那些皱着眉头埋头苦学的孩子,他们有很高的智商,百里挑一才有资格坐在这里读书,习惯于背书、记笔记、做作业、解题,熟练于预习、上课、复习、考试,他们以解难题为乐,以高分为荣。

秋天的校园很美,路上却只有我一个人在逛。

我不知道,小鸟们喜不喜欢在云中飞翔的自由,但我从没见过这些小鸟们——拥有令人羡慕的翅膀的小鸟们——在高空飞翔的身姿。因为高空没有食物,高空没有让它们飞翔的理由。可是,那如洗的碧空,却是没有翅膀的我梦想着漫步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的心灵也许能够像风一样空逸自由。



我也不知道,这些小孩们——拥有高智商的聪明小孩们,会不会让自己的心灵穿过狭小的教室,穿过知识的制约和蒙蔽,呼吸自由诗意的空气?也许不会,因为宁静、悠闲和自由不会造就高分,这些,也同样没有让孩子去花时间费心思的理由。但我想起了海德格尔,那位充满诗情的德国哲学家说:“生命里充满了劳绩,但还要诗意的栖居在这块土地上。”是啊,宁静和悠闲,还有自由,是多少人所梦想,所向往,要用一生去追寻的呢!

心灵的成长,需要的不仅仅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考试,也不仅仅是那些枯燥的书本知识,应该还有比优秀的学术知识更重要的东西。我想,孩子们不会被考试禁锢在教室,被知识禁锢了思想,他们的心灵一定会在一次次磨炼中蜕变,拥有着翱翔于九重天之上的宁静和自由。

微寓言

■张鹤鸣 洪善新

聚龙湖的黑天鹅

新开发的旅游景区聚龙小镇有一个聚龙湖,聚龙湖中有人赠送来10多只黑天鹅。领头的黑天鹅告诉同伴们:“听说咱们的故乡在遥远的澳大利亚,总有一天,咱们要回到故乡。为了早些圆梦,咱们要坚持练习飞翔!”

黑天鹅意气风发,激情飞扬,决心圆梦。可是,聚龙湖环境舒适,气候宜

人,湖中有净水,岸边有嫩草。游人很友好,拍拍手,点点头,还它们喂食呢。而且这儿没有敌害,非常安全。因此身宽体胖,一只只黑天鹅都成了胖大嫂。它们的飞翔训练竟然越飞越糟糕,再怎么使劲也飞不了10米……黑天鹅们乐不思蜀,只有领头鹅曾经在梦中见到了故乡。

信鸽与养鸡专业户

信鸽千里放飞大赛前夕,信鸽协会会长突然中邪了。情况万分紧急,会长的大表哥赶来救援,他是养鸡专业户。

“啊,是养鸡专业户?”信鸽们惊叫起来。

“不用大惊小怪的,我可是赫赫有名的专家,到处发文章谈体会。”

“可我们是信鸽,不是

鸡!”

“鸡和鸽子都是鸟,养鸡养鸽都是养!”

大表哥自信满满地配好饲料,倍加小心,把信鸽们喂得肥肥胖胖的。

放飞开始了,曾经屡夺冠军的信鸽也像中了邪,一起飞就回到笼子里,还下了一只只鸽子蛋呢。

